

一

季羨林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惟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

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们在新疆汇流,使世界文明显得更加绚丽多姿,令人痴迷、向往。

本世纪初,随着神秘古迹——“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小河遗址”的重现人间和黑喇嘛丹宾迷宫一样的巢穴的发现,中国西部又一次让人瞩目。

“小河遗址”和黑喇嘛丹宾巢穴新的发现者、著名学者、作家、探险家杨铤说:“众所周知,新疆探险热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西域探险本身却不是仅有一个世纪的阳寿。”

1968年就去新疆天山北麓巴里坤草原当“牧马人”的杨铤,在他重返北京后,又多次前往新疆,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天山深处作学术考察和科学探险,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对杨铤和其他探险家而言,“西域丰厚的历史遗存是他们的营养;神秘的荒漠古城、孤寂的内陆河、死生生生的胡杨林是他们从不抱怨的伴侣;来去无踪的古老民族、不明就里的独特文明是他们一心寻访的对象;无人能识读的死去千年的文字是他们特制的请柬”。(杨铤语)

二

“西域”之称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流行。《汉书·西域传》卷首既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在《汉书》以后的历史中,如《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明史》,都以西域之名立传,即使不以西域之名立传者,西域之名也习以为常。

相对“西域”之称,史书上也出现过“南域”、“东域”之名,只是“南域”、“东域”稍纵即逝,未能成为历史意义或地理意义的名词。而西域之名却绵延长久,在20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西域包含的范围极广,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地段上的重要位置,以及中国历代俊杰在此地的擘画经营。特别是汉唐两代,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使西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商业要冲,文明亮点。

神奇的地理景观和神话传说,也是人们把“西域”神秘化的重要原因。人们习惯用“三山夹两盆”来形容新疆的地形,“三山”是指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两盆”是指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天山由东至西横贯新疆的中部,把新疆分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西王母是中国古典神话颇有代表性的“诸神之一”,原形是西羌的母虎图腾。据历史学家考证,西王母实际上是新疆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领袖的象征。人面虎身的西王母是人们对氏族领袖的神化,然而中国人造神始终使神保持着人气,于是西王母被神化后又被人格化。她和周穆王的相会就是典型的象征。周穆王向西王母道别的赠言是“予归东土”,而惜别的西王母以“徂彼西土”作答。这就是随周穆王西行而出现的“东土”、“西土”这一相对概念。

杨铤认为,中华文明史中“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现象学值得学者关注,他进一步推论,促使派遣张骞出使的汉与匈奴的对峙,就是典型的南北对抗,其结果,必然促进了东西交通;而每当东西交通得到空前的发展,则往往 would 会牵动南北进行新一轮的对抗。西域胜衰就是东西交通的直接结果。

■记 忆

第一次读贾平凹作品是1985年暑假,那一年的《少年月刊》七、八期合刊发表了他的散文《中学的记忆》,排在杂志最前面。不知为何,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收进他的书里。

第一次买他的书是1991年秋天,我刚上高一,买的是散文集《抱散集》。小小的开本,简单的设计,一看就喜欢。他是陕西人,感觉他笔下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他的向往也是我的向往。

差不多同时,买了他的文论集《静虚村散叶》,买了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这些书长时间放在我的枕旁,不认识的字就查词典,写在生词本上。读到会心处,常常乐而开怀。

我也成了一个贾平凹迷。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周的《黄土地文苑》是文学爱好者的节日。《静虚村记》《五味巷》《秦腔》好像都播过。初中时,一个人躺在被窝里听,高中则和同学一起听,听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担任过我们县县委书记的李广瑞,是贾平凹的好友。贾平凹应该到过我们县不少地方吧,至少去过白居易写《长恨歌》的仙游寺,他在《静虚村散叶》一书后记提到了此行观感。他还为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城河商业街”题名,估计是李广瑞的邀请。

他还到过我的母校周至中学。查看日记,是1992年9月18日,我从书店买书回学校,同学问贾平凹来了,你见到了吗?说话的时候,他早已走了。他为我们学校50周年校庆留下了墨宝。

我深感失落。那时,我喜欢写作,且在学校有一点小名,老师如果找到我,或者把他要来的消息提前告诉我,让我见一面,该有多好。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得到他的一封信,或者与他的合影。我是给他写过信的,内容却已经不记得了。

我做过见到他的梦,梦见他到我家里来,指导我写作,和我交谈。后来,我把这个梦写成作文《我见到了贾平凹老师》,投给山西《作文周刊》,发表后给他寄去了报纸,但是,依然没有回音。

我如果一直在西安上学和工作,肯定有见他的机会,要么是在某个文学座谈会的会场,要么是在书店签名售书的现场。

没有机会见到他,我对自己说,还是读他的作品吧。你没有作品,就是见到他,你能说些什么呢!他要对读者说的话,都在书里。

他的书,包括研究他的书,在当代作家里,我是买得最多的,放在书架上,蔚为可观,这也和书出得多有关。

我没有想到要见他的机会就这样来了。这一天是2011年11月24日。

他轻轻走进来,和电视里、照片上一模一样。他不说普通话,也不爱说话。他用一篇散文叫《说话》,我问文中写他举着牌子去火车站接莫言是真的吗?他用陕西话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当年他是骑自行车去接莫言的,“莫言”的名字写在手礼包上。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提一个印有“上海”、“西安”或“杭州”字样的包。

他说,“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方言是pǐ pi 囔囔,pi字写不出来,就写成了嘟嘟囔囔)。这首民谣我最早是在他的散文《西安这座城》中看到的,现在已流传开来。

他坐在那里,就是一个普通人。瞬间,你会忘记他的名望,忘记他的著作。我想起了他在纪录片《路遥》里评价作家路遥的话:路遥是一个很有气势的人,他口气大。他似乎很少有路遥那么大的口气,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钻研文学上的油井,每次都会形成井喷。我最早读他作品的时候,他才30多岁,是我现在的年龄。他的不少篇幅都是青年时期写的,《丑石》写于29岁,《秦腔》《读书示小妹生日书》写于31岁,长篇小说《浮躁》写于34岁。而今天,他已快60岁了。

我想见他的心愿,也是20年后才完成的。我请他在我1992年2月发表的《我见到了贾平凹老师》的习作上签上名字和时间。

我喜欢他的文字,我喜欢他的文学的虔诚,我喜欢他在创作路上的那股韧劲,那份执著。

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对这个作家的喜欢依然是如此的强烈。

■土地与生长

西域历史的魅力

□张瑞田

三

“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极具文化魅力的地方。因丝绸之路在此贯通,更增添了这个地方的丰富性和传奇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幻想和探索的民族,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始终保持着探寻大自然和其他文明的兴趣。只是古代中国的疆域东南部被海洋困围,在人类还没有掌握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的时候,中国人无法从海路走出国门;正北方又是西伯利亚广阔的冻土层,一个民族的远行只有依靠西方,那个一望无际的绿洲,足以支撑人们的长途旅行。

丝绸之路这条举世罕见的交通大动脉,其中转的枢纽正是新疆。起初,她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边沿而行,所以《汉书·西域传》称她有“南、北二道”。后来,在我国西汉、东汉政府的悉心管理和西域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古人又开辟了从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到伊犁河谷,再到巴尔喀什湖沿岸和现今独联体各共和国的那一条线路,即新北道。到了唐朝,许多新的支线被探查和开辟出来,古道出现了空前繁荣和畅通的局面。东西方以及西域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其密切。

围绕丝绸之路,产生了无数令人迷醉、心碎的故事,也出现了无数令人难忘、景仰的人物。张骞就是其中之一。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前元四年,盘踞在西域的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狂妄的信,宣称自己“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壮,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单于踌躇满志地向汉文帝表明,楼兰、乌孙等西域几个强国已被征服,并完成了对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构筑了扼制汉朝国力扩展的壁垒。单于的信件,震惊了汉帝国的朝野上下。对汉帝国来讲,西北极其重要。汉帝国的东南方是望而却步的海洋,正北的冻土层谁也走不过去。惟有汉帝国的西部,才是与世界对话沟通的走廊。谁想封冻这个走廊,就等于对汉帝国宣战。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张骞通西域的旷世壮举,为汉帝国统一西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使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被山海沙漠相隔的文明国家得以相识、相知。

遗憾的是,环境恶化导致了西域文明的衰落,一度辉煌的西域各国先后被时间的风沙埋没。试图破译西域文明的密码,需要依靠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胆识与智慧。上个世纪,世界著名探险家在西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探险发现,他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团,把辉煌灿烂的西域文明一一复原。这些成绩连带着一系列的名字——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橘瑞瑞、贝特曼、陈宗器、黄文弼、彭加木、杨铤……作为当代的学者、作家、探险家,杨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既总结又探索,在古丝绸之路之上不断取得惊人的

发现,为我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西域”、认识“西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工作。

丝绸之路的著名的“小河遗址”正在挖掘。杨铤敏感地推断,随着“小河遗址”的挖掘,西域文明史和探险史将不同程度地改写。由此不难看出“小河遗址”的重要性。“小河遗址”是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1935年首次发现的,此后数十年,“小河遗址”在沙漠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要了解“小河遗址”,只有依靠探险家们的昔年著作。这一现象被杨铤关注,他根据古代文献和探险家们的记述,又结合自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探险亲历,在本世纪初,亲率一支探险队,重新找到了西域探险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小河遗址”,为国家深入了解古丝绸之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四

“小河遗址”的传奇故事尘埃落定,杨铤又开始把黑喇嘛丹宾纳入到自己的视野。对西域探险史的长期研究,杨铤了解西域探险史所涉及的所有文献。他敏感地发现,传说中的黑喇嘛确有其人,他活在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的《通往中亚的沙漠之路》(1928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1955年),科丝洛夫的《走向死城喀喇浩特》(192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938年)、《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2年),丹麦人哈世伦的《蒙古的人和神》(1935年)等书,不约而同地把黑喇嘛丹宾写进来。顺着探险家们的目光,杨铤为黑喇嘛丹宾画了一张若隐若现的图像——丹宾其实是个卡尔梅克人,即乾隆年间土尔扈特东归后留在俄国的卫拉特蒙古人。可以说,他的特点是反对一切权威——除了他自己。在俄国沙皇统治下,他占山为王,因而蹲过监狱,被长期流放。辛亥革命后,他利用满洲宗族的倾覆,揭竿而起,率众攻占了外蒙古的要塞科布多。从中国辛亥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外蒙古局势错综复杂,几乎没有一天平静日子,这正是丹宾这样的草莽豪杰扬名立万的机会。但从一开始,他就投身于反对革命的一方,当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红军的有力支持下站住了脚,丹宾便成了丧家之犬。虽然据说他本人是那个乾隆皇帝一听其名就头疼的准噶尔领主阿睦尔萨纳的转世,而且法力无边。但他的嗜血与残暴不仅使敌人闻风丧胆,就连盟友见到他也如同背生芒刺。很快他就被左右两种势力夹击而“出局”,不得不逃亡到中国境内,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明水栖身。

明水隐秘的荒滩有个小小的绿洲,全靠一眼清泉滋养。丹宾就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巴音布鲁克”,并修建了一座迷宫一样的巢穴。由于亡命到黑戈壁的丹宾仍然对蒙古穷乡僻壤的牧民具有影响力,就在斯文·赫定考察团途经的前几年——1924年,外蒙古苏维埃红色政权派出的一支专门追杀丹宾喇嘛、有600名精兵的“契卡”(肃反委员会)分队,越界接近了他的巢穴。这支特遣队由一个叫做“巴

勒丹道尔吉”的肃反人员领导,他亲自打入了丹宾内部。巴勒丹道尔吉在很多方面与丹宾极其相似,所以立即成为丹宾的亲信。但丹宾相当谨慎,又孔武有力,外人行刺根本不可能得逞。他只能孤注一掷,装出快要病死了,丹宾来诀别时,趁其俯身相就突然杀了他。没等部下反应过来,立即砍下丹宾的头颅,并当众吃下丹宾血淋淋的心脏。据说,这样他就继承了丹宾的力量与威望。巴勒丹道尔吉连威胁带哄骗,制服了丹宾的党羽,招来埋伏在附近的骑兵,摧毁了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

这是哈士伦在《蒙古的人和神》中对黑喇嘛丹宾的解释。

被高度人格化和神化的黑喇嘛丹宾,被加密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在时间的隧道游走、穿行。没有人见过黑喇嘛丹宾,没有人去过他迷宫一样的巢穴,他的影子如风一样在丝绸之路的上空飘浮。杨铤说,且不管这丹宾喇嘛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出现与覆没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历史的一部分。他对丝绸之路的横截与破坏,则将由历史的发展予以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由于他的出现,丝绸之路这个路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会南移,使不屈不挠的经行者们又开辟了由柳园、经尾亚、烟墩,到“天山第一城”——哈密的前人未曾涉足的路线。

既然黑喇嘛丹宾与丝绸之路的联系如此密切,深爱丝绸之路的杨铤不会对这个人物的善罢甘休。此后,他习惯性地 在文献里寻找黑喇嘛丹宾的蛛丝马迹,又亲赴黑戈壁考察,寻找黑喇嘛往日活动的场所。隐藏在时间背后的一切,是不会轻易浮出水面的。2003年10月,杨铤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偶然听到一个人无意中提到酒泉附近的马鬃山有一处城池一样的遗址。随意的倾听使杨铤的眼睛为之一亮,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城池一样的遗址”有可能与黑喇嘛丹宾有关。杨铤立刻前往马鬃山考察,当他踏着黑戈壁,一步一步靠近静止不动的“城池一样的遗址”时,他全身的血液几乎凝固了。这一刻与斯文·赫定初见楼兰古城,斯坦因目击尼雅的精绝,贝格曼遭遇“小河遗址”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眼前的城池具有高度的防御性,暗道纵横交错,机关密布,中心地带宽阔、坚实,难攻易守。令杨铤感叹的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支撑这样的建筑工程十分困难,更何况在黑戈壁的荒凉处。这正是黑喇嘛丹宾的大本营,传说中迷宫一样的巢穴。在附近,杨铤还发现了形制不同的纪念碑,一处用石子摆出的“敦煌天杰”四个字,横躺在天空之下,反映着日光,似乎等待着杨铤新的注解。

今年春天,杨铤又一次前往甘肃的马鬃山,再次详细考察了黑喇嘛丹宾的碉堡,经过在北京的案头工作和在黑戈壁的实地考察,杨铤认为哈士伦的记载接近历史的真实。他在蒙古国科布多省的《露珠报》(1999年15期2版)看到了一篇题为《丹宾坚赞是何许人?》一文,该文对黑喇嘛丹宾的描述与哈士伦一致,同时告诉世人,黑喇嘛丹宾的头颅完好地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座彼得大帝时期的建筑物里,编号为3394。

随即,杨铤用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20万字的《黑戈壁》一书,完整披露了黑喇嘛丹宾在丝绸之路之上生生死死的故事。此书目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专家、读者一致认为,《黑戈壁》一书加深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了解,也丰富了我们 对西域的研究。

■纪 念

一位反映人心回归的台湾作家

□曾庆瑞 赵遐秋

春华妹从台南来电话,泣不成声:2012年2月24日上午9时21分,啸虹兄安祥地病逝寓中。电话这头,我们一时惊呆了!不约而同,我们双双热泪盈眶。

啸虹兄怎么就走了?记得10年前的4月20日,在京郊戒台寺,我们曾经相约,10年后,再来观赏京城如画的初夏时节美景,聆听古刹空灵的佛家庙堂音乐。到时哪怕拄上拐杖,坐上轮椅,我们偏偏都还要穿上一件鲜红的夹克,一起再来这里,面对祖国山河大地,品味依然壮心不已的人生。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相约的日子了,啸虹兄怎么就匆匆地离我们而去了?

记得那是1999年,身为台湾高雄文艺家协会理事长的周啸虹力促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问高雄。5月,庆瑞随中国作协访问团成行。啸虹兄就此写下了南台湾与大陆作家交流的光彩第一页。也是这个月,遐秋参加中国作协的大陆诗人学者访问团应邀访问台北,而后访问高雄,啸虹兄热情接待。第二年10月,啸虹兄率高雄文协访问团来京交流,同为作家的夫人陈春华一同来访。离京时,庆瑞奉派与作协机关两位朋友一道陪同访问团作文之旅,再访开封、洛阳。2001年,应高雄文协邀请,中国作协组团赴台,我们两人一起参团,与啸虹兄、春华妹有了整整10天的朝夕相处。那一回,从高雄到台北,我们常常促膝相对,高谈阔论。最后三个晚上,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咖啡厅,夜阑人静之时,我们还言犹未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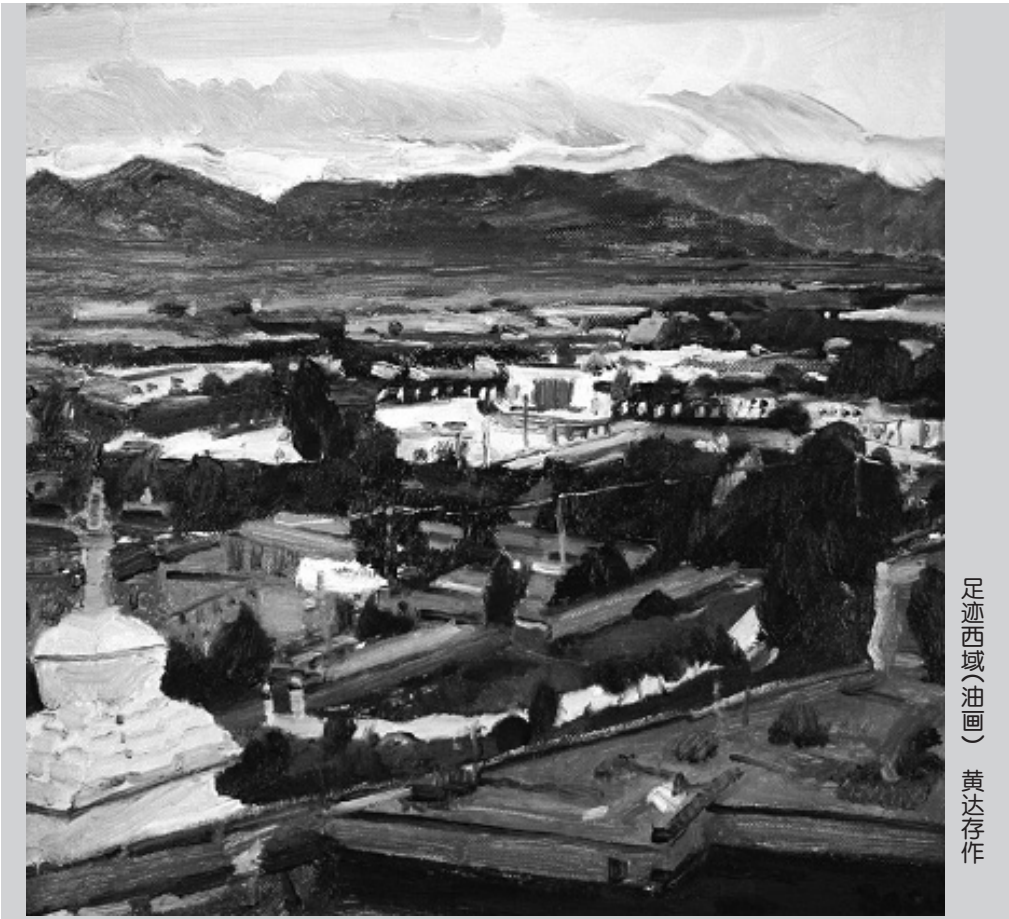
2002年,啸虹、春华夫妇结束回访内地作协的行程后专门来京,送来《周啸虹作品集》书稿,这是春华妹从啸虹兄数百万字的作品里精心选编的。在这一年在京举办的“《周啸虹作品集》出版座谈会”上,两岸作家50余人参会,共同庆祝。2003年,中国作协组团应邀再访高雄,庆瑞作为顾问,得以再唔啸虹、春华贤伉俪。那以后,我们四人还相偕有过扬州团聚,苏州、常州之旅。历时12年的交往,我们四人已经情同手足了。

我们悲痛于啸虹兄的过早离去,不只是缘于这种私密的手足之情。如同金炳华同志在他的出版座谈会上所说:“周啸虹作品在祖国大陆出版是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不仅是台湾严肃文学的回归,也反映着一代人人心的回归;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应该像周啸虹先生这样既爱祖国大陆,也爱中国宝岛台湾,因为海峡两岸同胞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当时,《周啸虹作品集》由遐秋写《总序》。遐秋写道:“我们统一的中国新文学史的殿堂里,应该有啸虹这一代去台作家的恰当的位置。他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样,在我们的国人中传播、阅读、评论、研究,一样地流传下去。”这应该是对啸虹兄一生为人 为文的最好评价。

春华妹说,撒手的那一刹那,啸虹兄非常清晰地告诉她:“这一辈子能遇到你,我此生无憾。”他还背诵了苏轼《江城子·记梦》那千古第一悼亡词……

此刻,人在京华,坐看窗外,已是灯火阑珊,我们的心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飞到了他们从高雄搬迁到台南的寓所,陪伴着春华妹,在倾听啸虹兄临走前留给春华妹的“遗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足迹西域(油画) 黄达存作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61期

村庄里的声音(外一首)

□中 波

一声汪汪的狗叫传来
叫深了静寂 神秘的春夜

一声喔喔的鸡啼升起
吵醒了小村金黄的梦幻

一片片热烈的蛙鼓
唤来一洼茂盛的好庄稼

一阵阵欢叫的蛐蛐
唱熟了一个又一个秋天

一阵沉重的鞭炮
送走辛苦劳累一辈子的爷爷

一声欢乐的唢呐
又要来勤劳善良的新娘

一口悠悠的椰子腔
升高了茂盛的三柱炊烟

娘的那一声长长的呼唤
一次次把我叫回了家

高粱地

六月的高粱地
多年以后
我还远远地望着你
那一片起伏的碧波细浪

闪烁着葱郁的意味
显得更加神圣 奥秘

高粱叶子哗啦啦地响着
高粱棵子一天天长高
透过油绿的阳光
我油绿的眼神
比酷暑的六月更热

也许 我已看不见
那枯黄的小苗怎样流淌
那垄间弯成弓的身影
挂锄而立
还在远远地望着我